

第一章 凝视的目光

母亲的眼睛

我是个渴望引人注目的女人。别人的目光就像空气和食物一样是我的基本需求。与此同时，我也越来越多地感到摆脱这种目光的需要，虽然我毕生都在竭力使别人看到我、注意到我的存在。

生活就是这样充满了矛盾。爱与恨，隐藏与暴露，凡此种种。谁不渴望能向整个世界展示自我并得到众人的宠爱。然而，在慷慨地显露出那么多脆弱的自我之后，又有谁愿意忍受世人的审判和唾弃。还是把一切都藏起来吧。可是这样一来，又有谁会意识到我们的存在呢？

其实，哪个人不是赤裸裸无遮无盖地来到这个世界？我们那些互相矛盾的需求都来自我们所遭受过的一点一滴的拒绝。我们爱过——不，爱是后来才学会的。我们一生下来就渴望别人的关注和抚爱。为了重温最初得到的这些关爱，我们会面对镜子解开衣服上方的几粒钮扣，偷偷对自己看上几眼，然后又扣好衣服，把自己安全地藏起来。可惜，爱是个极不可靠的东西。一旦堕入情网，所有的钮扣都会被解开。而遭人拒绝的危险也

随之而来。凝视的双眼是爱的许诺。而我们最恨的往往是我们爱得最深的人。是啊，当我们把自己的一切都向他们敞开之后，他们怎能抛弃我们，把目光移向别处？这种感情真是充满了激烈的矛盾。难怪谋杀案的首要嫌疑往往是同受害者关系最密切的人。

别人的眼睛就像是一面镜子，而我与这面镜子的关系就常常处在一种矛盾心理的支配之下。我非常在乎这面镜子，非常在乎别人如何看待我和我生活中发生的变化，包括我对丈夫的承诺。

也许你会说，我所说的这一切都跟你无关，因为你既不是时装模特儿，也不是喜欢整天照镜子的人。也许你已经开始讨厌我的虚荣心。不过别忘了，你的人生也是由这面镜子塑造出来的。我们谁也无法逃脱外貌对我们的生活所产生的影响。也许我们以后会选择一种脱离镜子的生活。但是，不论我们生下来时是穷人还是富人，是耶稣基督还是无名小卒，在人生的最初阶段，我们无不渴望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形象。

也许你已经忘记了这一切，因为你早在很多年以前就已退出这种基于外貌的竞争。但是你不能否认自己曾经渴望得到别人的爱和关注。如果今天你已不再期待这些东西，那可能是因为你已经感到厌倦和失落。也许你在竞争中输给了自己的兄弟姐妹；也许你掉进了无人关注的深渊。有谁愿意记住这种痛苦的经历？也许，你赢得了胜利，却遭人怨恨。妒忌可以变成一把杀人的利剑。

美貌的魔力无所不在。它像一道强大的电流，将饥饿的眼睛导向欲望的对象。“让我好好看看 让我仔细瞧瞧！”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大市场，各种交易都以前所未有的引人瞩目的方式进行。大街上招摇过市的半裸的人体，餐厅里形形色色露出很多肉体的时装，还有那自家客厅里的电视屏幕——所有这一切都

向我们发出同样的信息：“看我！”

上了年纪的人都记得，曾经有过那样的年代，人们看重的是善良、慷慨和同情之类内在的美德。这些东西现在都过时了。今天我们以包装来展现自己的身份。谁还在乎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美德？“看我！不然我怎能确信自己的存在？”我们的时代是包装决定一切的时代。虚荣就是一切。相信我吧，你也是其中的一员。

从我们诞生的那天起，讨人喜爱的外貌就成了至关重要的东西。母亲对婴儿关注得越多，孩子健康成长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亦然。母亲越是关注和满足婴儿的需求，她在孩子的眼里就越显得美丽善良，尽管母子双方可能都不怎么完美，孩子可能太胖或太瘦，母亲也可能相貌平平。这正是早期文艺复兴绘画给我的印象。每当想起那些画里的母亲和孩子，我就仿佛在他们互相凝视的眼睛之间看到一道将双方连接在一起的金光，它使母子的形象在我心目中变得完美无缺。

我们永远也忘不了这些光彩夺目的绘画所表现出来的母子之爱在我们心中所产生的激动，尤其是那些圆形的和类似电影镜头的画面。这类作品似乎为观者提供了一个钥匙孔，让他窥视或欣赏画中人物之间的亲密关系。在那幅令人心碎的肖像画《皮埃塔》里，圣母玛利亚抱着死去的儿子耶稣。他的头靠在她的胸前，就像小时候那样。几年前，有个人因为用大铁锤破坏塑像而被捕入狱。据他向当局交代，他之所以这样干是因为在那座塑像里，“圣母玛利亚眼睛朝下，没有看着耶稣。”

当我还是个学艺术史的学生时，我最不愿看的就是圣母和圣子的画像。比起拉斐尔那讲究均衡充满激情的杰作，我更愿看冷峻而不对称的后文艺复兴风格主义绘画。因为我不愿看到拉斐尔画里的婴儿所享受的那份快乐。对我这个没有享受过这种幸福的人来说，即使是圣母和圣子之间的那种神圣的快乐也

会使我感到妒忌。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永久地留在我的记忆中的正是那道将圣母和圣子的眼睛连接在一起的金光。20年前在写作《我母亲 / 我自己》这本书时我无意之中又看到了那道金光。当年我年轻脆弱，甚至不愿承认圣母和圣子之间互相凝视的目光是如何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

正是在这凝视的目光中，我们开始了人生的旅途。“当我们睁开双眼观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意识到自己也会成为被人观看的对象；”艺术评论家约翰·伯格写道：“当别人的目光和我们自己的目光相交时，我们就对自己的存在深信不疑了。”我们一出世就渴望得到爱的目光。充满了爱的眼睛就像一面镜子，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自己是如何沉浸在爱的温暖怀抱之中。一旦这一影像转化为心目中的自我，我们就会觉得何等心满意足！这就是自尊心的源泉。

奇怪的是，今天我却怎么也无法找到当年我在文艺复兴之前和早期文艺复兴的绘画中所看到的那道神秘的金光，为此事，我曾请教过许多艺术史专家、博物馆馆长和大学里的艺术史教授。也许，我所看到的不过是无意识的幻觉。也许，那如此牢固地留在我记忆中的印象并不是我在画中真正看到的东西，而是我梦寐以求却未曾得到的东西。

有时我会对丈夫说，“让我们离开这里吧。买个农庄，同动物呆在一起，弄头越南猪来养养。”我对梳妆打扮已感到厌倦。我多么希望别人都能像小狗邦戈那样忠心耿耿、毫无怨言地爱我。忠心耿耿的人绝不会在乎你的外貌。他们爱的是你的内心，他们比你本人还要看重你的真正价值。当然邦戈那无私的爱也离不开对我的依赖——没有我，它会饿死。不过这些都无关紧要。我坚信，即使不给它吃，邦戈也会爱我。不论我穿什么衣服，邦戈对我的爱都不会改变。

难道我就不能摆脱外界的影响，依靠内在的力量来生活？

今天早上我同老朋友迪克通了电话。迪克每天都在我开始写作之前给我打电话。他知道怎样同作家交谈，因为他曾经帮助一个他所爱的人成为作家。他告诉我这个人昨天夜里自杀了。我记得他们两人合拍的那张照片。他们都是非常英俊的男子。照片里，我那朋友的眼睛直瞪瞪地看着他的情人，而那一位则将整个脸对着相机的镜头。迪克将自己所有的能量都献给了他所爱的人。为了他的成功，迪克放弃了自己的事业。遗憾的是，那人越是成功就越是怨恨自己对迪克的依赖。他爱迪克，羡慕他，最后，他终于恩将仇报，抛弃了迪克。他们分手后，那位作家的写作生涯就一落千丈。不久前，他做了一次极其成功的美容手术，可是这丝毫没有改变他的命运。“他之所以自杀是因为他再也不能引起别人的注意。”迪克告诉我。看来，那人的内心其实是一片空虚。

我常常希望自己不再抛头露面，并且改邪归正重新做个“好”南希。那个名叫南希的可爱的小女孩虽然没能从母亲那里得到圣母般的关爱，却总是默默地忍受着，把怒火深深地埋在心底里。有一次，我被一张照片深深地打动了。照片里，一架巨大的喷气飞机正在空中给一架小飞机加油，看上去就像一头大母牛在给小牛喂奶。这使我想起圣母和圣子。要是耶稣没有在圣母那充满了爱的眼睛里看到自己的影像，他会有那么大的力量来完成那神圣的使命吗？

“总有一天，”我对丈夫说，“我要收回我写过的那些书。我写了那么多关于性、母爱的两重性、妒忌和羡慕之类的东西，我要祈求上帝饶恕我。”我的丈夫并不以为这有什么奇怪。他喜欢我写的那些书。他知道，那个喜欢涉足禁区的“坏”南希同那个在主日学校从不缺课的“好”南希一样，其实是同一个女人所拥有的两个互相矛盾的自我。而我的写作灵感恰恰来自于这两者之间没完没了的斗争。丈夫把我比作英国女作家多丽斯·莱

辛。在《金色的笔记本》这部小说里，莱辛是这样描写一个爱上她的男人：“他看到了我。”多年前，当我还没有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就知道男人的目光所拥有的那种魔力了。

从记事的时候起，我就开始寻求男人的目光。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像从未见过面的父亲那样促使你迷恋于来自男人的爱的凝视。我一生都为失去父亲而倍感失落。要是我没能成为一个作家，我心中的这块空白就永远也无法填补。他在哪里？他是谁？为了保护我和她自己，母亲什么都不告诉我，什么都不让我看。我想做个好女儿，所以我什么也没问，因为我更需要母亲。就这样，我在一个没有父亲的家中长大，既没有享受到他那关爱的目光，也没有在他的眼睛里看到我自己、我的身体和脸、理智和性征。也许他是个性情冷漠、不喜欢孩子的人，也许他不会喜欢在我身上看到的东西。唉，这一切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了。由于对父亲的一无所知，我只好在想像中将他不断地理想化。

从来没有人提起过父亲的名字，也没人对我说过“别提他”这样的话。但是从记事的时候起，我就知道不能问“他在哪里？”这样的问题，所以我只能在想像中体验我和他之间可能会有的那种爱。我只能从母亲家的那些人身上寻找自己的影子。我的外婆是个美人，她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当然，还有外公、姨妈、舅舅。在我的童年时代，这些人就是心目中的众神。他们从高处向我微笑。在我的眼里，他们都具有令人神往的魔力，都像我所崇拜的那些四五十年代的电影明星那样光彩夺目。

如今我的屋子里摆满了母亲家那些亲戚的照片。他们个个都很漂亮，都是我幼年时期的最爱。我把自己视为他们中间的一员，并相信我和他们无论在身体和性格上都一脉相承。从他们在埃尔摩洛哥餐厅里的迷人风采以及外婆骑马的姿势里，我可以看到自己身上的表现欲。虽然我从来就不是个美人，虽然那时我梳着小辫、戴着金属框架的眼镜，但我仍旧认为自己很漂亮。

亮。一定是老照片上的那些人使我变得如此自信。

外公和舅舅们并没有对我扮演父亲的角色。是我自己把他们当作父亲的替身。母亲给我的最珍贵的礼物就是无条件地、毫无怨言地允许我从其他男人那里寻求爱。也许这算不上什么礼物，但是我敢肯定，在挤满了医生诊所的那些病人中间，许多人之所以得病，就是因为他们的父母不爱他们，也不允许他们到其他地方去寻找爱和亲密无间的感情。

妈妈常说，她产后一出院就把我交给了保姆安娜。在我的想像中，当时的情景就像是一部黑白电影：汽车在家门口停下，安娜从疲倦而忧伤的妈妈手中接过我。妈妈年纪轻轻就成了单身母亲，她一定巴不得有人帮她带这第二个孩子。我不知道父亲是否真的死了，反正在我的记忆之中，没有人对我这样说过。

安娜是个德国人和爱尔兰人的后代。她有一双强壮的手臂，我在她的怀里感到非常安全。她的厨房就是我的天地。在别人也开始注意到我之前，安娜的目光对我来说就是一切。

在安娜眼里，漂亮的脸蛋算不了什么。她欣赏的是勇气和冒险。在乘过山车的时候，我们总是坐在最前面。她给我梳小辮的时候，我们从来不照镜子。我长得不像妈妈那样漂亮，不过安娜从来不对我的长相说三道四。在如此宽容的目光下生活，当然不需要照镜子。

“安娜讨厌我。”姐姐至今还在抱怨。这话当然不对。安娜确实最疼我，可那是因为姐姐和妈妈特别亲近。大概是因为她们两人都见过父亲吧。共同的秘密将她们连在一起。

妈妈也有自己的秘密。她是长女。当她还是个小女孩时，她的母亲就去世了。她的父亲如此怀念死去的爱妻，以至于竟然对女儿的美貌视而不见。这多少影响了她的自信。

外公对女人的容貌有他自己的标准。妻子去世后，他仍是众多女人追求的对象。他选中的女子都是身材娇小的美女。不

论是否真心实意，她们都对他百依百顺。我们这个家族里有很多身材高大、我行我素的女人，然而可怜的妈妈对自己的外表却是那样缺乏自信。直到今天，她仍不愿别人看见她的手，因为12岁那年当她在客人面前演奏钢琴时外公说她的手“太大！”想想吧，要是别人不喜欢你的手，你还能弹好钢琴吗？

在外公的六个孩子中，妈妈同他关系最近。我上大学时，她特地离开查尔斯顿迁往北方，搬到离外公不到一英里的地方，为的是能陪他打桥牌，晚上同他一起去游安大略湖。毫无疑问，外公很爱她、需要她呆在自己身边，而她也竭力使他满意。不幸的是他从未真正看到她的可爱之处。“唉，爸爸……”她只能无可奈何地叹息、生气。人就是这样矛盾。

当我们觉得自己没有得到父母重视时，每个人都会出于生存本能而竭力接近他们，不过也可能做出相反的反应。记得有一次，我特地从幼儿园带回自己作的一幅画送给妈妈。我站在楼梯口呼唤她，那时她正急匆匆地往楼上走。我多么希望她看到我、看到我为她画的那幅画啊。可是她什么也没看见，径直走进了自己的卧室。这件事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从那以后，我就决定再也不去想方设法引起她的注意了。为了惩罚她，我把自己得到的所有的成功、奖励和好成绩都献给别人，特别是外公，但就是不给她。

当时我5岁。我对自己说，我一点也不在乎她怎样看待我的成功，现在轮到我冷落她了！可是事实上，我是非常在乎的。人就是这样矛盾。

10岁的时候，我已经是个敢作敢为、讨人喜欢的女孩。我知道如何用唱歌、跳舞、讲故事等方式来获得别人的关注和喜爱。在我家的墙上有一张照片，照片里的那个女孩戴着眼镜，牙齿上装着矫正钢丝架，穿着旧的牛仔裤和法兰绒衬衫。那就是10岁时的我。我那时可真行，居然能在逆境中求生，并且为自

己赢得了不少好处。可惜没过几年情况就变了。我开始努力使自己符合某种既定的模式。我所竭力模仿的那种女孩，她们对镜子的信赖远远超过对内在力量的依靠。当然，再好的镜子也比不上男人的眼睛。那正是我特别需要的东西，因为我从小就没有父亲，不然的话，我肯定会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今天，像我那样的童年已经没有什么特别了，因为有太多的孩子在没有父亲的家庭里长大。在美国，生活在永久性单亲家庭中的孩子的数量在 1993 年已达到 630 万，占 18 岁以下人口的 27%，比 10 年前上升了 70%。可是数量的增加并没有减轻失去父亲对孩子所产生的影响。当然，人们能够，而且必须竭力适应这种生活。但是，尽管大人们不愿谈论那些令人痛苦的事情，他们也应该让孩子了解真实情况。掩盖着的秘密不会消失，它会永远留在阴暗的角落里，永远留在孩子的心里。

当我们渐渐长大，我们会寻找父亲的替身。我最先找到的是上帝慈爱的眼睛。这并不是因为我有特别坚强的信仰，而是因为我喜欢参加教会的活动。在主日学校里，我看到全能的上帝向我们发出慈父般的微笑。他赐给每个孩子同样的爱，从不偏爱任何人。圣经故事就像电影一样有趣。我们纵情地放声唱着赞美诗。我至今还记得“跟随灵光”中的所有诗歌。多好的大家庭！那么多的欢乐和友爱！为了奖励我的热心参与，主日学校赠给我好多图书。受过坚信礼后，我以同样的虔诚坐在圣菲利普圣公会教堂的长椅中。教堂那迷人的墓地同我家只隔一道墙。

每个星期天的上午，我都是圣会中的一员。在这里，每个人都努力使自己变得更好、更宽宏大量。当然，人人都有这样那样的弱点，但是大多数人似乎都相信自己是好人。如果他们做了错事，他们会感到有罪，感到羞耻。虽然在圣会里只有我是一个是单身家庭的孩子，可在那些父亲母亲的眼里，我和其他孩子一样正常和健康。在教堂里，我度过了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我自

幼就有这样的能力：要是生活中缺少了什么，我就会从其他地方寻找补偿。人类学家莱昂内尔·泰格说，乐观的品格在很大程度上是天生的。如果真是这样，我真该为此好好感谢我的祖先。

不过，对性的渴望最终使我离开了教会及其慈爱的目光。要是我能把青春期旺盛的能量用在智力和社会活动中，也许我会更理智地作出选择、更好地设计自己的生活。可是，当时我却觉得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都和上帝及其教诲格格不入，虽然教堂的布道并没有把性说成邪恶的东西。不论在教堂、学校还是家里，人们对性保持沉默。也许罪魁祸首正是这种既不赞扬也不警告的沉默。这好比交给我们一辆新汽车的钥匙，然后对我们说 好好享受吧 责任自负。

小时候，我很少照镜子，现在我却渴望在男孩子的眼睛里找到自己。我把一个 12 岁女孩的所有渴望都倾注在他们身上。我想要的并不是和他们做爱，而是希望得到他们的承认，希望他们需要我、爱我。我必须在男人或者上帝的眼睛里看到自己、看到得救的希望。我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尽管我的选择是无意识的。这就是自我分裂的开始，它使一个聪明可爱的女孩成为心理上的瘸子，使她变得沉默寡言，并且抑制了她的进取心和好奇心。在性生活上 她也迟迟不懂得如何避孕、如何保护自己。

说句公道话，我那时结交的男孩们并没有要求我和他们发生性关系。同我一样，他们也告别了童年的梦。传统使他们相信 男人的价值在于成家立业、解决各种问题 在此之前 他们首先必须战胜对漂亮女孩的恐惧感。

心目中的小宝宝

也许你很难相信外貌改变了你的一生。根深蒂固的卡尔文

主义使我们避免过分看重人的外貌。我们坚信对家庭里的所有成员都要一视同仁。然而，哪个母亲不在十月怀胎期间就渴望生个漂亮的小宝宝？许多人甚至早在几年前就在梦中看到了那可爱的小脸。

我们每个人一生下来就有自己独特的外貌，它来自心灵的深处，并成为我们独特人格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需要父母那充满了爱的凝视，它使我们的灵魂充满了阳光。如果我们不能由于自己独特的外貌而得到关爱，那我们幼小的心就会受到严重的伤害。如果妈妈眼里所看到的只是她理想中的孩子而不是真实的我，那我在这个世界上还会感到安全吗？

当我们一天天长大，我们满怀期待从一双又一双的眼睛里寻找自我，直到有一天，我们有幸将眼光转向内心深处并在那里看到真正的美。

得不到关爱的婴儿会发出愤怒的哭喊。这在成年人身上也不难看到。想想吧，当我们爱上某人，眼巴巴地等着他来到我们身边、给我们打电话或者向我们许诺永恒的爱的时候，我们是怎样惶恐不安啊。当我们得不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又是怎样像小孩子一样气得发狂。

心理学家梅拉尼·克莱因认为，襁褓中的我们虽然热爱母亲和她那美丽的乳房，但我们更妒忌她的权力并对此愤愤不平。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狠咬母亲的乳头。克莱因真叫人受不了，她把我们描绘得如此可怕。第一次看她的书时，我一气之下把它扔得老远。不过，我们也不断地意识到，母亲总是尽量地满足我们的要求，抱我们，给我们吃的，给我们盖被子。这一切都使那些由妒忌而引起的愤怒得到了缓解。于是感激之情为我们打开了通向爱的大门。我们今天也会以同样的心情妒忌某个我们爱得发狂的人，因为他可以轻而易举地使我们进天堂或者下地狱。克莱因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吃奶的时候没有学会爱的话，

长大后就更加困难。

我们在得不到父母的关爱时都会以求生存的本能来对抗。小时候，当我觉得自己永远无法成为妈妈的掌上明珠时，我就打定主意惩罚她。好吧，我才不在乎呢，我对自己说。我会想办法叫别人爱我。其实我心里难过极了。她为什么对我视而不见，为什么看不见这样一个出色的女儿！人就是这样矛盾。

我们对自己的母亲又爱又恨，这种矛盾的感情可以持续多年。我们不愿承认对母亲的愤恨，把它藏在肚子里。一有机会，我们就把它发泄在自己所爱的其他人身上。其实，我们的母亲虽然不是十全十美，却已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个事实，我们就会在以后的生活中继续寻求十全十美的爱。不幸的是，世界上有谁能满足我们这种苛求呢？

理想的做爱是双方在满足对方的需求之后都能脱离对方回归自我。只有当我们具备这种能力的时候，爱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依恋之情才会使我们感到甜蜜。如果在坠入爱河时丧失自我，把对方看成决定自己命运的主宰，我们就会使自己处在危险的境地：不是爱得死去活来，就是恨得咬牙切齿，其间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这就是为什么离婚往往变成一场血战，我们大肆发泄多年来积压的怒火，恨不得将对方活活烧死。

可怜的小宝宝！怎样才能使你平静下来、心满意足地接受自己亲爱的妈妈？也许成年后我们会在其他人身上找到爱。不过，越来越多的女人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她们拒绝爱任何人。“这个世界上没有好男人。”她们断言。她们永远也不会承认这同她们的早年经历有关。如今女人们都轻易地把感情生活中的所有不幸都一鼓脑儿归咎于男人。我们不再依靠男人来养活我们，所以乐得将他们变成出气筒和替罪羊。工资待遇问题，性骚扰，外貌决定论，凡此种种——在我们看来，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由那些无信无义、见异思迁、满脑子自我的男人们造成的。

在那日益兴盛的女子同性恋世界里，我们试图在其他女人的眼里寻找从婴儿时代就梦寐以求的完美的自我。我们试图同其他女人一起重建那种我们从母亲那里得到过或未曾得到过的亲密无间的感情。女人的身体使我们想起圣经里的人间乐园。这里没有长满了毛的胸部以及样子和气味都叫人心惊肉跳的阴茎。与此相反，女人的身体给我们带来美好的回忆。不是吗？那柔软的肌肤和乳房曾是我们无比舒适的枕头；那对乳头曾经养育过我们；还有那可爱的肚子，我们曾将小小的身体缩成一团，偎靠在上面睡过多少好觉。这一切就像重新回到妈妈身边。不幸的是，在爱情上，女人不见得比男人更可靠。于是我们大失所望，天堂一下子变成了战场，正如《女士》杂志的一篇文章所说，“长期以来，相互攻击这种令人讨厌的现象在女子同性恋的群体中屡见不鲜。”

我们可以在文学作品中找到大量诸如此类的故事：由于别人没有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看待我们，于是我们怒火中烧，直到某一天“发生了一件事”……作家们从自己的回忆中挖掘素材，他们将自己的过去活龙活现地再现在读者的眼前。他们使我们热泪盈眶，因为我们在故事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在这点上，没有人做得比田纳西·威廉斯更成功了。他不断地在家族史中挖掘他所说的“美的祸害”，或者在自己的经历中挖掘美的缺憾。随便举几个例子：《热铁皮屋顶上的猫》、《可爱的青春小鸟》、《玻璃动物园》——他的作品有哪一部不涉及美貌和狂暴的怒火？他有过弱视的毛病，当他挣到足够的钱后，就去动了手术。多年后，每当提起这事，他仍会怪笑一声，“难道您不觉得那次手术使我变得更英俊了？”不过，他照旧写他最熟悉的东西——美貌、狂怒以及失去的爱。

60年代初，随着女权主义的兴起，结婚和生孩子成了过时的话题。马路上很难看到怀孕的女人，甚至男人也成了怀疑的

对象。一个女人如果同男人有密切关系就很难加入妇女解放运动，因为她们认为新女性靠的是事业上的成功。我的朋友简1971年住在纽约，当她挺着大肚子去上班时，感觉就像犯了罪一样难受。

现在，怀孕和生孩子又成了时髦的事。怀孕的模特儿趾高气扬地阔步在 T 型舞台上，大肚子电影明星的半裸体照片出现在国际性流行杂志的封面上。当一个女人在公共场所给孩子喂奶时，你可以听到周围的其他女人发出羡慕的叹息声。有些女权主义者撰文抱怨当初妇女解放运动没有鼓励她们生孩子，现在就是想生也不可能了。

早在孩子出生之前，未来的父母们就在心目中勾画小宝宝的形象了：体型、性别、头发的颜色。我们希望孩子能体现我们心目中理想的自我形象，即使我们实际上并非如此完美。布雷泽尔顿研究院的南希·波伦博士是专门研究怀孕妇女的。她说，“所有的父母在孩子出生前都有意无意地在心里为孩子画像。在怀孕的最后 3 个月里他们会想到 3 个不同的孩子：一个是十全十美的小宝宝、梦中的小王子；还有一个是有缺陷的孩子，这可能同父母自己的感情危机、家族中的某种遗传特征或者夫妻之间的冲突有关；另一个就是母亲肚子里真实的孩子。我们试图用谈话和谨慎的提问来帮助她们缩小现实和想像之间的差距。”

“那么，要是孩子出生后的样子同父母期望中的小宝宝不一样呢？”我问道。

“那么做父母的就必须接受现实 真心实意地承认，‘这就是我的孩子。’只有这样，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才能建立在互相信赖的基础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孩子就会感到自己受到轻视、得不到父母的承认和关爱。”

事实上，父母对每个孩子的感情并不是完全相同的，而且这

同孩子的外貌有一定的关系。不是吗？孩子们在不同的时候出生，他们各不相同。上帝并没有使做父母的无视他们自己以及孩子的外貌。

有的家庭看重美貌，有的则看重善良、坦诚和成就。然而，不论在什么样的家庭里，外貌在生活中总会占有一席之地。不是吗？当成年人俯身看着新生的小家伙时，他们的眼睛多半是充满了爱，但他们的视觉却往往有些偏差，他们只看到自己希望看到的东西，对那些不愿看到的东西则视而不见。

田纳西大学 孟菲斯 生殖遗传学研究室主任舍曼·伊莱亚斯预言，将来人们不仅可以选择胎儿的性别，而且能够决定他们的孩子将具有什么样的特征。“今天我们选择性别，”他说，“明天我们按照设计方案来制造孩子。”这么说，难道未来的超级父母们将坐在某种类似于专门用于美容手术设计的机器前，精心“设计”未来的超级宝宝？而当我们能够按照自己的喜好定购漂亮宝宝时，我们不会像谈论金钱的力量那样来坦率地谈论美貌的魔力？

直到今天，大多数父母仍希望有两个孩子，第一个是男孩，第二个是女孩。然而，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在性别和外貌上使父母大失所望？在我的朋友中有一对夫妻，他们在生了个儿子之后盼望能有个女儿。他们全家人都长得相貌出众，然而第二个孩子不仅在性别上使他们失望，而且“皮肤有点发绿”。做母亲的至今还常拿这事开玩笑。

“我生下来时鼓着一双大眼，看上去像个青蛙。”儿子笑着告诉我。

“瞧他现在长得多帅！”他的妈妈骄傲地笑着，因为他现在是全家最漂亮的。

大约 10 年前，当我着手这项研究时，他正在大学里读书。他请了假开了 4 小时的车来接受我的录像采访。看来他很少有

机会向人诉说自己的感受。他的青蛙眼和皮肤上的青绿色在两岁时都消失了，但是人们有时还会叫他“青蛙”。他从不埋怨自己的家庭；他们一向互相关爱。我告诉他，我小时候有时会因为无法发泄的愤怒而在睡觉时磨牙齿。

“在梦中我的牙齿全都掉了下来，”他说，“这样的梦我不知做了多少次了。”

就这样，为了不伤害母亲，我们在梦中毁掉了自己的牙齿。我们爱母亲、不愿把她视为坏人。可以说，世界上有一半的人由于父母不喜欢他们的性别和外貌而在夜里磨牙，所以牙科医生要定期在这类病人的嘴里安装塑料护牙套。

今天，他已经是个成年人，能够应付自己的感情。他把早年的愤怒融入了新的自我形象——校园造反派。他受不了当下盛行的那些“政治正确”的言论。妇女是受害者吗？他可不那么看。至于结婚，眼下还没那种愿望。他使我想起自己当年的样子 焦躁不安 对钱兴趣不大 但是渴望探索人生。

不是吗？几天之后，他将去克罗地亚参加救援难民的工作。他走后，我给他寄去一张便条，上面有一段我最喜欢的电影对话 那是约翰·加菲尔德对初次相遇一个女子说的：“你既漂亮又冷静 而且与众不同。”我的朋友不会相信自己是个美男子 但他肯定知道自己与众不同。

虽然不是同代人，但是他和我却谈得十分投机。我们两人都有一肚子“说不出口”的愤怒，似乎命里注定要承受这一重负。

在提到父母对孩子的失望时，心理学家阿维瓦·韦斯伯德指出，“父母流露出来的失望情绪即使是无意识的，也会使孩子觉得自己是个不受欢迎的人。”

根据南卡罗莱纳大学的一项研究，如果母亲不情愿要肚子里的孩子，这样的孩子“在出生后 28 天内死亡的可能性是其他孩子的两倍以上”。虽然这项研究还不够全面，但有位流行病

家从中得出了这样一条结论，“一个不受欢迎的孩子面临更多的有害于健康的危险，包括受到大人的虐待以及在认知能力、社会交往以及感情的发展上受到阻碍。”

今天，比起其他不那么显眼的品质来，外貌似乎变得格外重要。我们好像站在十字路口：时尚和美容广告铺天盖地，猛烈地冲击着卡尔文派基督教的道德规范，而与此同时，我们口是心非，仍不忘重复父母向我们灌输的那套道德说教。

孩子们渴望坦诚的谈话。在学校里、电视上、高速公路边的广告牌上，孩子们感受到美貌的巨大力量。我们常情不自禁地说：“你真漂亮！”然而没有一个成年人愿意公开谈论美对我们的强大吸引力。做父母的也不愿解释我们为什么会妒忌受到宠爱的小妹妹或班里的漂亮小女孩，以至于想抠掉她们的眼睛。不错，我们知道妒忌是罪恶的东西，应该把它清除掉。这种念头使我们感到羞耻，它们像恶魔一样撕咬着我们的灵魂。老师常说，“你们要做善良和宽宏大量的好人。”可是所有这些教诲都抵不上一双最新款式的锐步运动鞋对孩子们的诱惑力。在家里，大人们都假装把外表看得无关紧要，而孩子也被迫使自己适应这套谎话。

精神病专家埃塞尔·珀森认为，母亲在怀孕期间“常把自己的许多感情和愿望转移到即将出生的孩子身上”。她还说，“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最常见的梦想是希望孩子将来能够实现我们自己没有实现的幻想……这种情况类似于我们对心目中的爱人所产生的种种幻想。两者都涉及一个在对方出现之前就形成的幻想，其中既有有意识的成分也有无意识的东西……不论未来的孩子在母亲的想像中以什么样的形象出现，它都会影响母亲同孩子的关系……如果母亲不能根据现实在某种程度上调整自己的幻想，她就会对孩子产生失望甚至怨恨的情绪。如果她恨自己的丈夫、父母或者同胞兄弟或姐妹，她就会把孩子